

## 走在邊緣的憂患思想家

——許知遠先生

撰文：張淑誼



「以前不想了解自己國家，而且不想生活在現實生活裏。」許知遠說。

來自北京的時事評論人許知遠，言談間總會出現幾個繞口難記的外國評論家名字，不自覺地流露出博學一面。投身評論界十多年，寫過無數時事評論、專欄，原來許知遠在寫作路開端是始於20歲出頭。

2001年，許知遠在大學時代塗塗寫寫而結集成《那些憂傷的年輕人》出版。許知遠當上記者後，在不同的媒體擔任主編、專欄作家，撰寫時事評論。「那時候文章更是知識性，比較思辨性，個人感性部份比較少。」二字頭的歲月，許知遠都是啃着書本、嗅着書香渡過的。他坦言，從前都只活在書本裏，一直沒有了解這片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。「對我來講，我讀很多英國報紙，談很多中國怎樣怎樣的，但覺得他們說得不太對，所以就了解一下。」

## 遇見走在邊緣的陌生人

三十出頭，許知遠踏上了認識祖國的旅途。先是美國、緬甸，後來及至中國各省。他更把旅途上發掘的種種故事，寫成《祖國的陌生人》。「就好奇，想了解自己的國家，大家怎樣生活，跟他們交談，理解別人生活很好玩。」一句「好玩」，就開始了一次次沒有計劃的旅程：沒有肯定的目的地，卻造就了漫遊世界的浪漫；沒有約定的旅伴，相互碰見，卻有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之感。「我覺得裏面有很多個人的命運讓我很好奇。比如我在東北旅行，碰到一個知青。當時有很多知青已經回城，但這個知青卻一直留在農村裏。」原來，這個知青已經在農村娶妻生子。「現在其他人都回城，只有他一個，那很孤單嘛。他回城也回不去了，因為城市生活他已經不適應，而且家庭都在農村裏。」

旅途上碰到的人人事事，都令他更了解自己出生的這個國家，使許知遠心目中的中國有了更立體的形象。「有一次去緬甸，跟當地的老華人聊天。第一次發現原來大家都在說中國的影響力很大。」經濟急速發展的祖國，卻不是每一個華人都能享受繁華。活在異鄉的緬甸華人，對當地政局變化有着深深的不安。「沒有人真正在乎他們，中國政府不在乎，緬甸政府不在乎，他們有很重的邊緣感。」或者許知遠內心亦有同樣的一份邊緣感：活在中國的中國人，卻感受不到與國家一絲的血脈相連。

## 中港言論自由將繼續收窄

祖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，本來這是引以自豪的成就，但衍生而來的種種惡況，卻惹來負面評論。「中國在 90 年後抗議越來越多，土地問題、社會不公問題越來越明顯。」許知遠說，以前的情況可能更糟糕，但沒有表達抗議機會。但因為互聯網的出現，這頭剛出現抗議，那頭已經得知。「當你知識越多，你就變得越會抗議。」

抗議聲潮靠互聯網越傳越廣。但內地的網絡審查，又能否抑壓得住反抗聲音呢？再者，習李上台，新人事新作風，言論自由收窄的目標依然清晰。「現在已經進一步收窄了。對媒體的審查、對出版業的審查，現在都比以前明顯更強。我覺得他們會繼續收窄吧，不可能會放鬆。雖然可能難以控制，但整個宗旨也是收窄吧，審查會繼續嚴格。」

曾經憑藉言論自由度高而引以為傲的香港人，近年也隱約感應到言論自由收窄。而高呼梁下台聲音，與 2003 年高呼董建華下台之聲不謀而合。由 2003 年開始，一年接一年的七一遊行，從未間斷。「之前中央政府沒有直接干預，因為 03 年的遊行後就有了。我想這帶給香港人很大的反感。香港之前抗議很少，所以我覺得這是抑壓很多時候才表達出來，跟國內對香港的干預越來越明顯有關。」許知遠覺得社會存在反抗聲音，才是值得高興。「十年前沒有人覺得香港是個家，覺得香港是 Stepzone，很多人會移民。共產黨來了，就更不想你有 Critical Thinking。」不平則鳴，反抗並非反叛，熱血也不是年青人的專利。「每個社會都有這種抗議的需求，是表達的一部份。」

## 感傷未來文字生態的思想家

許知遠自言是一名知識分子，作為時事評論人，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聲音。「我不是活動家。我只是去記錄它，描述它，分析它。」在許知遠的文字，儘管是評論時局，都甚少見過激進見火的字眼，一切都是溫溫和和，甚至有點感傷和沉重。這種傷感，許知遠在訪談間亦不自覺流露。不單是內地的言論自由，面對香港的政治、文字生態，許知遠都抱着悲觀的態度。「香港文字環境不好，他們生活太快了。好的文字還是慢一點好。而且太功利了，香港社會以金錢為核心。」即使不願承認也好，各類文字創作行業——報紙、雜誌、小說亦漸漸被電子媒介取代。在不久將來，文字除了用

來記錄，還會有創作的份兒嗎？「未來文字狀態會繼續惡化，不閱讀的人越來越多。Information 太多，Thinking 時間太少。」許知遠的語調雖然急促，卻沒有很激動。「整個社會變得越來越蠢，想事情的人太少了。」說起這個話題，筆者也禁不住歎息，許知遠卻是微笑着說：「還是接受這種命運吧。」

## 後記

訪談那天，正是4月中旬、時而潮濕、時而放晴的春天。開始訪談前，當筆者正要帶着許知遠前往室內，心想室內空調地方自然坐得較舒適。他卻止住了我說：「在室外的露天地方較好。」縱然是位國內有名媒體評論人，卻絲毫沒有架子，也不介意坐在日曬雨淋的露天茶座，言談間相當隨意自在。我想，許知遠不單是個時事評論人，更是一個不太在意物質生活，重視精神生活的思想家。